

阪谷
素
評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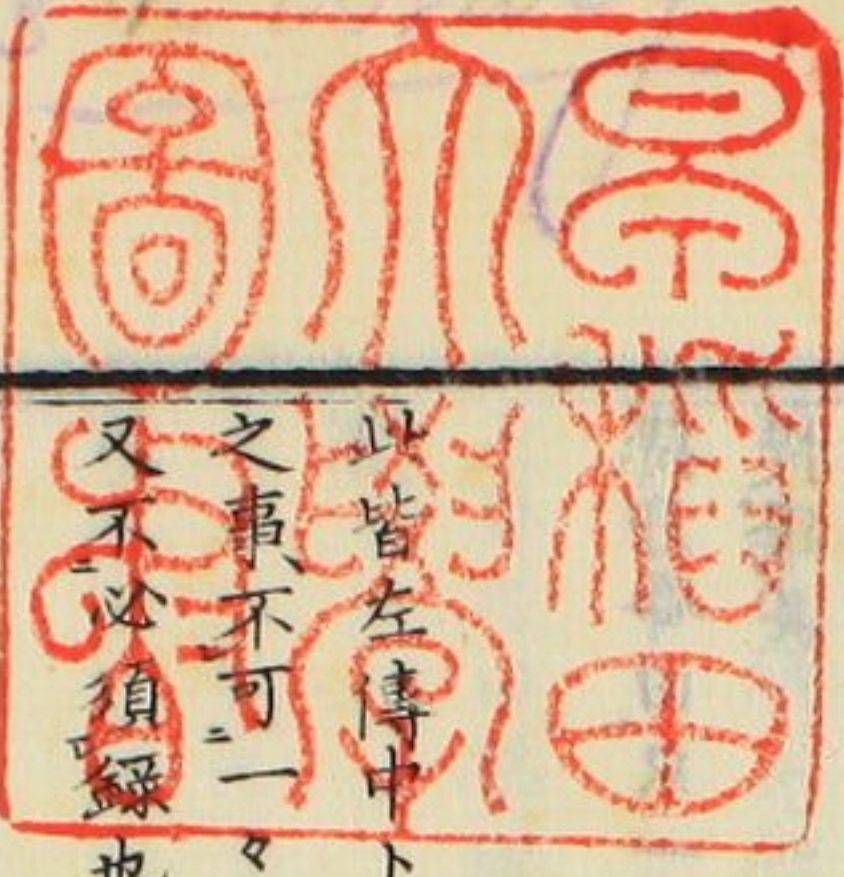
評註東萊博議

卷三

和12
504
3



M. Matsumura



此皆左傳中卜筮之事不可一錄又不可須錄也



安易是微事物而談道義之書道義事物二而一之而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三

清國錢塘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懿氏卜妻敬仲 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賜畢萬魏 閔公元年

成季將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 閔公二年

秦伯卜伐晉 僖公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

於秦 僖公十五年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 僖公十七年

晉侯卜納王 僖公二十五年 齊侯戒師期

而有疾 文公十八年 晉楚遇於鄆陵晉侯筮之

吉 成公十年 施氏卜宰 成公十七年 穆姜薨於

東宮 襄公九年 宋公享晉侯 襄公十年 鄭皇耳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大隈信吉 氏寄贈

東萊先生評注博議卷之三

二可以觀陰陽之消長可以決人事之得失妄者假以鼓神奇之說其弊多端皆舍心而外求之弊此篇論破痛快學者宜深思焉

孫月峰曰只一句提矯甚

侵衛孫文子卜追之襄公十年 崔子卜取齊蒙公之妻襄公十五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襄公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昭公元年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昭公五年 孔成子卜立靈公昭公七年 南蒯將叛救筮之示子服惠伯昭公十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偃句以卜昭公十二年 晉趙鞅卜救鄭哀公九年 楚卜子良為令尹哀公十年 巴人伐楚楚卜帥哀公十一年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鷲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券契

以聖人備萬物破替史巫覡是此篇主意 王濟之曰整理精透

方功義引見周禮然四兆也三字蓋誤 玲瓏透徹文亦清

符籙無豪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痾癢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榮光德星攬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引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著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答心叩心酬名爲龜卜寔爲心卜名爲著筮實爲心筮水中

水明鏡

一筆收上起下如書家運法

前妖怪論此卜筮論後相術論三篇連讀相照大長學

之天即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即鑑外之面也。著龜之心即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徹，混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須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著已為煩矣。况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附之以

者識見不獨文章也。挑別弊害如麻姑搔癢左氏一句入題結束然後發或說骨節矯健

用比較就多數之方此疑之不待多言而決者近世歐米諸國此學大興易數消長之實用莫善焉

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心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其驗若此奚其疎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疎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如穆姜荀瑩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

荀嘗見襄公十年
子服惠伯見昭公
十二年
無數論辯斷決唯
一言

曲終之雅

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
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是心之外
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僕向之應
僭也臺駘實沈之崇妖也彼著龜之中曷嘗真有是
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
發見耳著龜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僂者
曲而變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莊公二年

左公如齊觀社非
禮也曹劌諫曰不
可夫禮所以整民
也故會以訓上下
之則制財用之節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
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
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

朝以正班爵之義
帥長幼之序征伐
以討其不然諸侯
有王有巡守以
大習之非是君不
與矣君舉云々
孫月峰曰當然二
字斤量

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
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也為君者視以為當然
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
其後齊桓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
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視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
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私犒其使而戒以勿籍管
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桓公耳未嘗直
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
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
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

袁中郎曰讀一過
疑鋒之有聲

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鉄錢有弊筆
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
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
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
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
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
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
於其間則胥牂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
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
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
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

博議常調耳然語

新則每出不厭

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
功也

晉桓莊之族偪莊公二年○晉士蔿殺游氏二子

莊公十四年晉士蔿殺羣公子莊公十五年晉獻

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莊公二十

八年晉侯為太子城曲沃閔公元年晉侯使太

子伐東山閔公二年晉殺太子申生僖公四年晉

使士蔿築蒲與屈僖公五年晉侯使賈華伐屈

僖公六年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
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

左晉桓莊之族偪
獻公患之士蔿曰
去富子則羣公子
可謀也已公曰爾
試其事士蔿與羣
公子謀譖富子而
去之
晉獻公以下六
事皆太子申生
及重耳夷吾之
事
士蔿二句落想主

眼

鍾伯敬曰言之戚々可謂善言矣

人有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變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

頭折推就法自蘓家來

唐荊川曰窮責至

此士為實無辭以對

蔽斷也

所以來驪姬之譖

也首士為而從驪

姬也節々關鎖應

士為開其隙之向

以下進入源頭

丘墳山曰昔人有

窮黃河源者此論

是也

聚之術也使我不能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已開則不能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為而從驪姬也吾嘗攷觀晉國之本末泝其流而尋其源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同出於穆侯而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思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

存心

文侯

朝鮮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同舟濟水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答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

其昆弟矣吾子之所謂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尚得為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心日狹則毒日深其末流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內所

於水

宋此與林回事同其義皆可以警世故錄私字發愛字正理茅鹿門曰名言自然痛快

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吾未嘗不憫其虛受邱山之惡而實無錙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聞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嬖寵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汪南溟曰名理之言情詞俱切晉獻有知亦當涕泣頷之

林四事出莊子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

左二十四年春刻其楨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

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為何畏乎驪姬哉

莊公丹桓宮楹莊公二年刻其楨使宗婦觀用幣莊公二年莊公問後季友莊公三年叔牙

酖死共仲賊子般莊公三年閔公請復季友閔公二年

駢者亂之母也疑者奸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盜之招也四者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

合四者而兼之篡弑之變胡為而不交作哉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

故上侮宗廟而僭其節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天下舉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羽慶父而敗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歟問生於疑未有問所不疑者也子般之當為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

過榛栗棗脩以告度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莊公問以下慶父之亂也共仲即慶父也

二果誰歟責莊公之驕疑

魏叔子曰後人徒以慶父再弑君及

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

仲孫湫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之語遂
謂季友失刑不知
此皆事後之見亦
未設身處人兄弟
骨肉間耳余嘗謂
古今被斬除根
先發制人八字壞
人無限心術造幾
許彌天之惡欲先
發則以無端之疑
輕殺人欲除根則
以一人之怨而陷
其同黨以絕後禍
明犯人忌陰干鬼
誅子孫世世受慘

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懦之
為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以強主威雖失
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借曰不忍一朝
而尸二昆盍亦宥之以遠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
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
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既弑子
般凶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
垢忍恥一無所為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
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
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篡弑之至是真
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

毒之報皆此八字
為殃也
案魏說亦有弊
是宜唯問之道
而已
慶父叔牙一體也
以下至見二君於
地下耶責季友之
懦弱嗚呼以下至
可也合結驕疑懦
弱四字
雖然以下加一筆
救前意之弊以引
下段

知倚裴度皆不免弑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
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
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基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懦失
之弱成禍於後者季友也總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
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
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
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季友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
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為荀息當愧季友季友不
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為
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

嘗人說宋李忠定
晚年無聞余曰拔
羣之上處身著心
在死生顯晦之外
當其實際必有故
矣史亦不能錄也
如荀息季友是皆
在死生顯晦內者
呂公所以有此一

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
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弑者勢窮理絕不得不
殉以身也季友苟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
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討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
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
公即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
邪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
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
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
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閔公元年

段論說

左狄人伐邢管敬
仲言於齊侯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侯親暱不可棄
也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詩云豈不懷
扁畏此簡書簡書
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
齊人救邢
魏叔子曰管仲
一生名義功業
盡我狄云云二
十四字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駭世之論本欲天下
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
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
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
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
仲告齊桓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
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
是之烈哉仲之言殆過其實也意者仲有警世之心
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非也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
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謂之過其實乎
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毒之殺人多者深

孫月峯曰此篇起
首先為友言又是
一法

王元美曰冷棒熱
喝最可發人深省

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知殺人。多者
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
安者。天下皆是也。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十
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
畏者。為譬耳。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
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
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
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
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
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
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

千古豪傑多在此
中噫

反覆悚動然後說
真利在憂勤名儒
戒人親切

鍾伯敬曰語冷而
諧

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眾惡之
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
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
可畏耶。嗚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
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福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
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所憎。而
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
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
與人無異也。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眾人之
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
而取此者。見眾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

真誠自主真誠自由

朱子所謂傷太巧者此類是也然善學則又長論鋒

左淑采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以下如篇中所舉

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存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故自衆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忘也藥之與毒曷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公元年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此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

茅鹿門曰著語簡鍊

書畢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賈誼治安策秦俗日敗借父糧鉏慮有德色母取其簞

立而諱語唐荆川曰叙事能品鑽得鏗然

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攷察其政者殆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諱語之俗猶存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漢氏之東至於桓靈其惡極矣然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猶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數十年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

前段結語後段結語相呼應而此語是以云云為其中堅
孫月峯曰句法字法俱妙
此是秋乃未說破

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狡。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弦歌。形於冠服。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有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

茅鹿門曰。著語簡鍊。

書畢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曹誼治安策。秦俗日敗。借父。獲鉏。慮有德色。母取其篋。立而諱語。
唐荆川曰。叙事能品。
鑽得鏗然。

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攷察其政者。殆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鉏諱語之俗猶存。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漢氏之東。至於桓靈。其惡極矣。然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猶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數十年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

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狡。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弦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有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

孫月峯曰：句法字法俱妙。此是湫所未說破。

而想像代說，異樣精彩，蓋先有此一段，然後下筆。

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人耳。寡不勝衆，安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絕而復續，哀姜慶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覘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取，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濶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能存，魯於

王元美曰：甚言立國當以禮義培養本。

悲夫二字無限感慨政以開俗俗以救政宇宙間政事家能知此理否耶

左統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閉暇時因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則其治孰能干之耶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其負風俗也悲夫
舟之僑奔晉 閔公二年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不能見岱華吁可怪也高視亂世之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號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幡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為晉文公之戎右叛官

僑二十八舟之僑先歸殺以狗于國起所謂吁可怪之大者

恃則急急則前後反對可怪之解唯在一恃字可懼哉

取當面號公而兩對說舟之僑有知必慙汗浹背

離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耶號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僑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耳號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僑之死恃其智也舟之僑既料號公之亡遂伐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此恃其智其得禍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渭汭之捷號公方自喜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號公之亡舟之僑方自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其福也所以為禍也其知也

以千篇一律之體
發千變萬化之奇
可謂一刀善解萬
牛

秦下蓋脫關

舉一證而造俱伏
罪

所以為愚也。虢公以福召禍，舟之僑以智召愚。使虢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僑無智之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眇天下，而日有危亡之憂，非欲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眇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晦也。所以居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心，敗不旋踵，而梁果覆，其軍焉當是時。宋義之名蓋楚國，懷王竒其智，位之上將，兵未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項梁之亡，即虢公之亡也。宋義之死，即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非未始有極，飾公之勝，舟之僑在其傍而議之，回視僑之傍，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驕，宋義在其傍而議之，回視義之傍，

點化阿房宮賦來
垂戒殊切

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知人已憂我。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之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議二子之失者，亦安知果無人復議其傍耶。

衛懿公好鶴閔公二年

左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長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窺左足見漢書息夫躬傳注窺音註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顛，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置，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其中亦何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蠶起泉湧，禹行舜趨者，肩相摩，

半步也

孫執升曰因衛有鶴而人者遂指出翻來許多人而鶴者為下痛捧而其文雄博奇麗如初脫稿持世名世卓然不朽
袁中郎曰寫晉時風俗直傳神阿堵

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
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銜鬻者日
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
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半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是
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
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
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如几上肉是亦懿公之鶴
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
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
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
國者平居暇日所專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

上文四是亦懿公
以豈可未有二句
斷截

唐荆川曰古今同
病讀之可勝歎息
凌以棟曰音響悲
壯頗挫婉約此集
中不易得者故人
多喜讀之
末自東坡放鶴亭
假來運以已說亦
一手段

末六字蓋衍文

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
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豈可獨輕懿公之鶴
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
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
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為禽載
於易播於詩雜出於詩人墨客之詠其為人之所貴
重非凡禽比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猶鴟
梟然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於處非其據而
已以鶴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
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於
是乎有感

左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故君之嗣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于且子懼不孝無懼非得之修己而不責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閔公甲二年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合之者欲其兩全也爭之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故調一於兩間者謂之智心不可分故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依違者非姦也愚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為父而傾子險也為子而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為本至於

人則免於難

呂公燭理之明剛正之斷里克輩有汗流遁逃而已

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無正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為君子耶盍主其正將為小人耶盍主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能獨勝當一勝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醫之於疾未嘗敢偏助一藏之氣使之獨勝兢兢然導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讐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况當國家危疑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

王元美曰體勘精細

魏叔子曰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象讀伐鼻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
事見國語秉君注秉阿也故交謂太

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亂不旋踵自非權移於銖兩杪忽之中機轉於俯仰笑頓之際孰能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宜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獻公則諫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退而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

子

魏叔子曰前者克之身無利害其心公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其心私故依違以苟全東萊以為守前術而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
案里克當初已

知變乃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鬪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為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感慨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節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節者適遇其所短而已使克幸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釁成則其短終不露世亦豈敢少訾之哉雖然人心不可

依違到底無識
力非可處大事
之器魏亦未為
得

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惟恐其有向背至拒
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
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
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譽親而詈讐同一舌
也揖客而擊賊同一臂也豈聞其相奪哉大學之說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右
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
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則以謂仁
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恕也嗚
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閔公元年
○諸侯救邢
僖公元年

名儒說經自活潑

左閔公元年狄人
伐邢齊人救邢二
年冬狄滅衛衛人
立戴公以盧于曹
齊侯使公子無虧
戍曹僖公元年邢
潰遷于夷儀諸侯
城之二年諸侯城
楚丘而封衛邢遷
如歸衛國忘以
袁中郎曰起處開
口便靈爽
楊用修曰數語深
得湯武之心

城楚邱
僖公二年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
憂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耶不經桀
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王使湯
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湯自湯武
自武民自民交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
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
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
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伯者之心異是矣凡王
者之所謂不幸乃伯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
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

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代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桓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桓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博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頽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

心中取喻意暢而響爽

鍾伯敬曰寫霸者喜名喜功之心如

畫

反振縮鎖截得有

力

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伯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桓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勲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

欲利一身而忘利人是皆不解利者抑亦何心哉

曲突徙薪無賞而焦頭爛額為上客古今同歎
孫月峯曰一句轉結雋逸有力

文多不錄案衛文公至為掩五條皆施政得宜者平王以下四事弊政為篇末之注

手旁觀俟其既墜乃始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概凜凜傾動閭里回顧前日未入井已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隣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

衛文公大布之衣閔公二年趙宣子為國政文公六年

晉悼公即位成公八年晉侯謀所以息民

襄公元年楚為掩為司馬襄公十五年平王封陳

蔡復遷邑昭公十年子旗請伐吳昭公十年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昭公十年楚人城州

來昭公十年

賢者為政雖獨制之世猶立憲國會之時不然而專擅任意亦唯有顛覆而已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未度弛張廢置品叢目雜參錯填溢非立談之間所能決也必精思熟慮用心不知其幾然後粗能通其本原博問廣詢閱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歷歲踰時費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試而驟欲布之天下從歟違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法者方且怵然疑慄然懼必得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安法未出之前營度布置如彼其勞也法既出之後憂疑皇惑如此其危也嗚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衛文公趙宣子晉悼公魏絳為掩之治國規摹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舉

取於古取於外其
取之他人一也取
焉而不能變通則
與鑿空創意其按
一而已
夫子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蓋人考
法以立法而行之
又存乎人如數公
即其人抑數公不
常出所以政息使
世如數公常在而
政不息則在乎合

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貧如發倉公之笥
物物可以伐病非為空言者也世之為治者與其鑿
空創意如是其難曷若取數公已成之法按而行之
乎所以漫不加省者特易之以為紙上語耳意自衡
文而至為掩其治法載在方冊者雖止於數簡曾不
知其經畫之初耗精神竭平生之力然後僅能底
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以
紙上語易之歟彼苦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前
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遺
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以
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而

同公議以眾智行
政而已

顧長康陸探微張
僧繇為畫家三祖
鍾繇王羲之
温故而知新古今
其人不多

世之不為平王者
其乎幾何

呂公長譬喻隨手

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為如何其感為如
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法
長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祕於書學者一閱卷而盡得
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
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
則詆為敗素腐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
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宥罪舉職簡
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
以為治也曰使平王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
足為治可也其後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
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

括出皆入妙

今日服參朮明日服烏喙乃指參朮為殺人可耶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於桑田僖公二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

滅虞僖公五年

左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宮之奇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于君已喻之後此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其實二已喻而不為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怵其利而冒其害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必危是必凶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

諫不聽僖公二年
蒲公敗戎晉卜偃
曰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不可以五
稔五年晉復假道
於虞宮之奇諫如
文中所引晉滅虢
遂襲虞滅之

人沒溺乎酒食財
利中自知其害而
不能出者宜書之

其為姦詐已知其為危凶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為虞以貪虢以驕自取滅凶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虢亦姬姓也晉加兵於虢而虞公乃語宮之奇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虢公之姓也其言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怵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為之若正告人以真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為人所嘲笑故枝辭曲

神
說。汎為悠悠之言。苟以室宮之奇。口而已。其心豈以
晉為誠不害同宗者哉。奇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號為
同宗。乃若教乳兒稚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
事情也。虞公亟欲絕奇之言。以謂若與奇論人事。則
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墜於滉漾茫昧之
中。俾無所攷。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
特借神怪以拒奇。初非真以為神可恃也。奇復區區
進其說。贅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
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不然。無益也。奇則忠矣。然
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璧馬之微。覆虞號
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為智也。息

已知其不然。而不
諫。亦如成敗之數
何。
以上論宮之奇。以
薄辭拒言情狀。描
出傳神。

下餘波論荀息然
文辭頗放鬆。不免
逐題下筆之弊。
之為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宮之奇。一中而一失。
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釁。近在肘
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宮之奇。雖諫將不聽。固
已奇中。若奇前後之諫。蹇蹇不屈。而反謂其懦。不能
強諫。非失耶。彼料宮之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為晉之
存亡。乃若拙於內難。而不能謀。此晉所以國統屢絕。
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漏師
齊師于多魚。
師于多魚。
貂豎刁也。多魚。
地名。
齊侯多內寵。如夫

齊寺人貂漏師
二年。○寺人貂立無虧。七年。
宋襄伐齊立孝公。八年。
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
深戒痛絕。以為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

人者六人管仲卒
五公子皆求立桓
公卒易牙與紹因
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宋襄
公以諸侯伐齊齊
人殺無虧立孝公
而遷
齊寺人云云馮天
開曰伯業極盛時
也左氏忽問問着
一冷語令人莫測
其故只一句十字
而人也事也地也
時也無一不到簡
而愈曲

有抑必有揚有拘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桓公
約中分齊國為二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
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
兩相貿易要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
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桓公之樂耶則
臣用心定然在日仲為負桓公桓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桓公
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
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苟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
奉桓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
泄軍事則正犯仲之約矣兵事上神密泄他人之軍
事猶不免誅况伯國節制之師豈容人輒亂之乎為

反覆措君臣分權
之狀以逼出殆必
有說一句為下文
之轉核亦是博識
慣用法
曰仲國棋也曰亦
何以為管仲揚得
妙揚之則所以為
抑之地

仲者盍質桓公以素約尸貂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
坐視而不爭意者闇而不知爭乎則仲非闇人也意
者懦而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
必有說矣奕者舉棋纔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棋也
倒奩空枰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棋之下者耳仲國
棋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
止乎是故智者之敗在心愚者之敗在事智者之敗
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敗
國人皆知使仲必待舌弊力屈然後始肯處於不勝
之地亦何以為管仲哉仲與桓分要約如此之明桓
公首負約而使貂亂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

丘瓊山曰問得明辦得盡引喻的確誠千古快心之論

道德政畧不分析則條理不立分析而不合用則兩者

桓公之理甚曲仲之爭必勝桓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遠不爭也曰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桓公矣資人君浮靡淫麗之樂者屬之君子乎屬之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慮卻顧而為是約至於漏師多魚之時仲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不能救之於末此仲之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

亦不能執行管仲政略專門家也彼以己才孤行之所

以有忝聲之悔呂公辯駁入其骨真痛快無比
美人不足畏唯美而有才者能傾國小人不足畏唯小人而有才者能亂政

筆筆刺畫節節形容桓公管仲相接

雖使桓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然逐貂之後誰與桓公供耳目之娛誰與桓公極心志之欲苟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盜權猶自若也苟求不盜權者置之君側必臃腫鞅掌然後可耳輿臺闔寺輩能希君之意者必能盜君之權不能盜君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桓公左右誠皆臃腫鞅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覺迫稿乾曾不能少享為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桓公之負約逐貂之後桓公亦將持右券責管仲之負約也君臣相咎必至相

東坡先生左傳

卷三

之狀如目見於千
秋之上

揚用修曰識見高
卓筆力通勁故字
字直刺入小人之
骨

睽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桓公君臣之交
聞天下一旦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
而不爭者畏此辱也况自貂始進之時言之桓公所
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
自貂嬖寵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
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客主之
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
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乎逮仲之將死始明數貂之姦
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
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
為謀亦巧矣仲之謀雖巧然既開禍亂之原雖彌縫

政畧而離道德愈
巧愈妙愈歸拙且
劣非巧者所能辨
一句全篇結穴

好證左他人皆失
之目睫

障蔽終不能遏庶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
巧者所能辨也嗚呼仲之輔桓公其自期何如耶蓋
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畧猶以
為偏也晚節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偕
仲屬之於宋襄焉仲始欲致桓公於何地今反不能
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忸怩
而口囁嚅跼天踏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
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
五伯桓公為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
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
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以功利者何其借

汪伯玉曰如此屬
論真曠古未有

譽之深也

會陽穀謀伐楚僖公三年○齊歸蔡姬僖公三年齊侵

蔡伐楚僖公四年

左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計露手足失墜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惡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宋朝君子往往踐此弊呂公所以言之痛切也

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盜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則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偽而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譴乎大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所贏者僅若毫髮眾皆競棄之將立為溝中瘠矣權衡已定加則為貪罪惡已定加則為濫是故取貨財

過激則快矣然快之禍反過不快之時抑故低價求售則必折閱要唯在公平至當而已

者取所不當取則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帑藏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姦宄自不能逃又何必曲取而過治也哉齊桓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使桓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影者

罪其已發者而不罪其未發者是法律裁判之定則英佛法所以致力於證據也

如此則裁判官為罪人奴隸君子亦為小人奴隸

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罰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之用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為多寡與之為寡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吁危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而復效其為誣亦何以責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桓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

大聲一喝萬軍披靡然於事情未必當

魏禧曰去王黜事大且長故薄責之使易收拾耳

謝文游曰倘求全則至於殘民喪威此管仲識時變知彼知己者也

左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

號以自娛淫名掩於天下罪未有先焉者也桓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加問是必不見楚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為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人之求墮簪者簪橫吾之前或啓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桓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伐鄭

僖公三年

○齊執陳轅濤塗

僖公四年

申侯城

賜邑

鄭伯逃歸

僖公五年

鄭殺申侯以說齊

僖公七年

祥齊伐楚盟于台陵陳轅濤塗與鄭申侯約說齊侯申侯及其言齊侯說與之虎牢執濤塗濤塗怨申侯勸之滅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將叛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怠善而長姦者莫如徇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舉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無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鯨是以有放殛之刑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之禍故崇山幽州之竄宜也夏臺羑里之囚亦宜也亂世之不利為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子欲為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礎質乎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者十人而九矣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春秋之時

反擊奔跌一句勒
駐以喚下段
祭仲鄭人見桓
十七八年潘崇楚
人見文公元年洩
治陳人見宣公九
年伯宗晉人見成
公十五年

王元美曰反覆証
辨其勸君子而戒
小人者至矣

澆偽蠶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治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其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偽之時，所謂弁之春而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

昔之君子應前段
世之君子以下專
就小人辨起處徇
時之害
正韻鐫謫也

薛方山曰議論出
沒人不得端倪

治世愛小人奇語
驚人其實至理存
焉蓋君子猶醫無
醫則病毒滋蔓唯
自斃而已

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大繆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筆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輩輩囂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鉤，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此申侯所以徂為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母以遇亂世為幸哉。

楚滅弦 僖公五年 ○黃不歸楚貢 僖公十一年 楚滅黃

僖公十年

左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于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凶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王濟之曰薄罪弦黃而厚責齊桓此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為人
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
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
桓公攘夷狄以尊中國弦也黃也僻陋在夷慕中國
之義自附於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而
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
為可恃也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
極乎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尚忍隨其後
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

文章有大關係處

翻案斷決使人竦然

揚用脩曰東萊閣道之心不減孟子

南宋人民附金元

不戒酣寢沉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傍之
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
罪之耶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
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
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桓獨斐然欲扶
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
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
負之決也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
則皆歆豔棄我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
今齊桓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
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求

者及得福則宋亦何為呂公所以慨然

所謂開化文物皆是亡國之具

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桓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蓬彝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也謂可託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嗚呼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小人為君子之害猶蠻夷為中國之

汪南溟曰道盡中國之病

鍾伯敬曰道荒句妙

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間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既奪其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愚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恃其徒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蹈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爭尤之曰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就緩濡之迂計今禍福果如何也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顧乃顛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

蘇家必罪也下承以嗚呼字天下上著雖然字

左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

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可恃耶。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世未有因罪其人而并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耶。

楚文王寵申侯僖公七年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凡人之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

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非可改也。已。

據證審判。明快無比。

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而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為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是德宗之用杞者。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其惡矣。其目林甫以妒賢嫉能。品題之妙。雖借辭於張九齡之徒。殆不過是。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既明知林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髮之愛。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豈復近於人情乎。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誤者。猶可知。知其姦而用。

邱維屏曰當日所
竊必有嗜茹之癖
說不得處在

齊桓公之郭問父
老郭何故亡父老
曰為其善善惡惡
公曰若子所言乃
賢君也父老曰善
善不能用惡惡不

之者可勝誅乎受欺者其罪小自欺者其罪大德宗
不過為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
皇洞視林甫之惡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
而明皇自欺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嬖申侯也
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妒賢嫉能楚文
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
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
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
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為大譏然郭公非愛其惡
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
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

能去此所以也
鍾伯敬曰聲貌二
語有致

上段明皇德宗對
說下段入題明皇
楚文對說作法已
妙論意亦妙
善力惡力頗似近
世歐學文字而分
析入細亦相類

動物力終歷道理
力

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
慍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
異哉楚文明皇之心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
於胸中不相陵奪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
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
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姦而不怒者惡力尚淺也他日
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
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
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
泯者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
雖良知不能奪也吾故論而發之以為善惡淺深之

驗

左秋盟于甯母謀

鄭故也鄭伯使太

子華聽命華竊說

齊以去洩孔子人

三族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後

何以示後嗣以下

如文中所引

唐荊川曰莊子逍

遙遊曰此猶有待

者也齊物論曰吾

有待而然者也此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七年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待之名烏乎生以彼待此曰

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未有

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兩在天稼在田判然

二物也語人以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

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若語人曰吾待目而

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我之

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

視則視我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

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雖離婁不能自保其不瞽

篇以待字立說實
從此說化

王聖俞曰淵熾

卓然獨立不為外
物奴隸之方說得

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聵是雖無待於他人而猶
待於血氣尚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
獨專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
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既已離於道矣待道
且不可況欲待於外哉古之學者為己非以人不足
為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人之可為也其動其靜
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
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深謀遠
慮非以防患也本無所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
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不作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
畏則不止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

入細抑於題却泛然恐是此篇弊

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則中人以上大賢之事桓公輩豈足以責焉哉况左右史為警戒先王之制也此論恐過高

之為善既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烏可恃耶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桓公貪其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仲之言以為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為善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不導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也幸而桓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諫若桓公好利之心勝好名之心則殘編腐竹何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揚用修曰此一轉百尺竿頭拈出秘旨

左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緡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由

以制桓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恃史冊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視史冊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無外藩以私情蔽以私智始限其一身為內而盡棄其餘為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尚不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

晉里克帥師敗狄僖公八年

治戎狄如治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訟戎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

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

知懲之而不知教之知遠之而不知化之視以為非人類待之如禽獸斷

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翦我郊保燔我積聚毆我馬牛蹂我稼穡羽檄雷動車馳轂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反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為夷狄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為寇哉是故狃於為寇之利視吾邊境如登虛邑吾被邊之民歲暴骨而月裹瘡哭泣之聲未絕而鼓鐸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厚而待吾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以厚戎狄也怒生侮侮生怒怒之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也始吾怒戎狄以為不足治其侵不問其屺不迫犬羊之心恣睢桀驁意我之

不加交際之列支那特外國之規模褊小淺近如呂公亦不免此弊為所謂夷狄所并亦宜矣

前漢惠帝三年匈奴冒頓為書遺高后辭極褻慢后怒季布諫報書遜謝至武帝絕幕伐匈奴幕漠也唐高祖九年突厥入寇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太宗陷以金幣許和後

不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不勝其忿掃境內之眾窮誅極討覆其巢鋤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怒乎慢書之怒所以召絕幕之怒也渭橋之怒所以召定襄之怒也故曰此非所以厚戎狄也小治之於未侮之前傷少而怨淺大治之於積侮之後傷多而怨深孰厚孰薄孰寬孰猛必有能辨之者矣吾是以知里克之待戎狄不得為仁而梁由靡之策亦未始為虐也主里克之說者歷舉宣王之詩嚴尤之論以謂王者治戎狄正當如此抑不知理有似而差言有類而異毆之而已者嚴尤之稱宣王也懼之而已者里克之沮梁由靡也兩者相去不

遂擒頡利平漠南
定襄邊界也
能。以。寸。然。謂。之。毆。則。不。止。於。懼。矣。謂。之。懼。則。本。未。嘗。

里克優柔不斷之
人觀其中立於驪
姬之亂而可知也
棄機掃蕩非其所
能况於威而服之
乎
至於太原太原周境也宣王之逐戎狄不盡吾境不
置也乃若采桑之戰實在屈之北平陽之西南固晉
地也狄尚在吾地里克僅得小勝遽卷甲而不進安
得自附於宣王之師乎宣王縱戎狄於吾境之外而
里克乃縱戎狄於吾境之內世比而同之過矣吾嘗

末論縱戎二說文
則妙然聖人不忍
為之一語恐近以
聖人為婦人之仁
何則未馴服時彼
為虎狼不待虎狼
論縱戎狄者有二驕之使不吾忌待其自墮術中者
詐者之事也為阱以陷獸者也寬之使知吾不足忌
遂敢肆其貪噬者懦者之事也開門以招盜者也古
今之縱戎狄者揣其情研其實不出二說而已矣前

以陷阱不痴則迂
世豈有迂痴聖人
哉
一說聖人不忍為也後一說聖人不肯為也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僖公八年

左宋公疾太子茲
父固請曰目夷長
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
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
不順遂走而退
好名痴心如畫
魏禧曰宋襄之讓
王莽之謙也若子
魚不辭便當發殺
機矣公羊載楚執
襄公時情事益見
無故而為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
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
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然求名之罪人所共指
不足深責乃若不明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
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遜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
表見於世悒然恨無善之可為故振竒以駭世耳築
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秦華之傍必不築也
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傍必不鑿
也平地無山故版築而強為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

強為沿彼矯激而強為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為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之不可不為不遇不可強為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為不遇善則不可為吾不知擇何物為善棄何物為不善耶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世俗乃嘆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魯遇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蓀謂之遇為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混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之

宋襄不足論假宋襄而論善之常在滿為學者深矣孟子曰非義襲而取之也世之遇一善而施捨於人者皆善非己有而襲取

焉耳

則足謂元

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尚不見精何者為粗尚不見純何者為駭。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為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寢息也。皆人日用之常也。而兀者獨羨人之步趨以為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食息之屬哉。自兀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巡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之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

矮人觀場論君子稟傑者可以為戒

結了宋襄而以噫
字轉進一步文氣
飄搖如建赤幟於
城上

舜囚堯禹黜舜舜
野死之說在劉知
幾史通疑古篇

左夏會于葵丘尋
盟且修好禮也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賜一級無下拜
侯曰小白余敢貪
天子之命下拜登

受盟曰凡我同盟
之人既盥之後言
歸于好宰孔先歸

每不絕於世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
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
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揖遜以為高者正所
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會於葵丘尋盟 僖公九年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伯期於伯
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
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
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
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為治哉故
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

遇晉侯曰可無會
也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畧故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為此
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晉侯乃
還

取一期字自不可
無說入其有害曲
折進步亦如登山
阪

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
進於伯不可得也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欲挽之使
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
而止於強伯而止於伯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
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其所獲不既多矣乎
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
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者必
不能保其強也伯而止於伯者必不能保其伯也驅
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桓公技管
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伯功
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

王濟之曰鋪叙賸博

鍾伯敬曰寫伯者得意光景如畫

形容絢爛眩目孫應鱉曰天子優臣

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

此言洵然而以兆衰運則典禮文物之不可專恃亦可見焉

見焉

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
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
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陛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駢
圭交舄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
祀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
之音鏘如也隆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示
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
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
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
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伯
莫高於桓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邱之會實居其最

王元美曰至此方言期滿之害文字有次第

桓公非不知云云句上恐脫抑字甚矣人心云云上說滿之害以下

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嗚呼桓公素所期者及葵邱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獲之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求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期者不止於伯詎肯至伯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卷三

說滿生於所期之

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雨驟而沼溢，非雨之罪，鑿沼者之罪也。酒暴而卮翻，非酒之罪，造卮者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卮，何憂乎千釀之醴？桓公素不以伯自期，則下視伯功，亦蚩蚩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伯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禹之孜孜，湯之汲汲，文之純亦不已，何為者耶？

左初獻公使荀息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九年 秦伯納晉惠公

袁中郎曰：東萊文字每欲曲終奏雅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九年 晉侯殺里克丕鄭 十年 晉乞糴於秦

對曰：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夷吾重賂以求入齊師，會秦師納晉惠公，惠公入，殺里克不鄭，晉苻儻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辨射曰：云云，慶鄭諫弗聽，秦伯伐晉，戰于韓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而得櫛者也，吾未聞造醯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禽者也，吾未聞學墨而得儒者也，吾未見圖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而求其終，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蹈禍釁者，豈惟一人耶？荀息受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置德而置服，親被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卷三

原獲晉侯以歸，背內外之略，謂惠公許賂中大夫里丕等，又賂秦伯以城地，皆背之。

轉換展拓，不跌一步，抑以長宣容之弊，則雖為課試，亦不免為過支辭。

晉惠反噬之辱，失之於始也。晉惠公攬一國之利，不見輕諾之害，竟背內外之賂，自取囚繫，失之於始也。失之於始，良平不能為之謀，儀秦不能為之辯，孫吳不能為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為之守，百補千營，終亦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為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搏髀，為無益之悔，果何術而救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正也；見其無始尚欲扶持之者，君子之恕也。父母之於子，雖其始不遵教戒，已在憲網，已在縲紲，自非甚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經度赴援，使得未減其罪，降重為輕，亦父母之所屑為也。君子視天下猶父

司馬光曰：獻公弱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儀，以格君臣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

死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歿之後也。此篇論所主在惠公，而荀息秦穆假為陪客，故前段擬開入主不復及二人。

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於始，苟未至於勢窮理絕，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荀息以孤身而當衆怨之衝，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其禍小而不必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子之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盡食其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饑而秦輸之粟，非憂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禱請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饑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為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恩而

忘前日之怨，政使怨不盡，解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
 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穽射乃謂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穽射徒知與粟之
 無損於怨，不知聞糴之增其怨也。擇禍莫若輕，擇怨
 亦莫若輕。雖使果如穽射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
 增其怨。况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
 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
 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使君子為晉謀，
 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收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
 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焉。晉之負
 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忿晉惠
 以下別加一意，故
 吾嘗之嘗似可作
 文公則不然
 乎而然耳使之事
 神躁亂心不得其
 知禍之不可救精
 事猜忌褊狹之君
 為戒深矣抑二人
 之粗暴一齊指出
 穽射之淺率慶鄭

更
 蹊田牛左傳宣公
 十一年楚申叔時
 語
 過猶不及難矣哉
 中也
 凡二十四條皆左
 傳中災異之事

者豈特秦人哉，雖晉之眾亦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
 矣。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蹊田之
 牛，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東
 苦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為不直
 秦之心，奮怒踴躍，征繕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生之
 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毫髮之過耶？千鈞之重，加
 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麓崩 僖公十四年 ○ 隕石 鷓退飛 僖公十六年 星孛
 北斗 文公十四年 梁山崩 成公五年 晉侯論宋災
 襄公九年 梓慎論無冰 襄公八年 裨竈論周楚
 襄公二年 子產論參商 昭公九年 大雨雹 昭公四年

春秋左傳注疏 卷之五 四十五

東漢先生九丘十言

士文伯論火見昭公六年 晉侯問日食昭公七年

晉侯問史趙昭公八年 裨竈論陳災昭公九年

星出婺女昭公十年 景王問長洪昭公十一年 梓

慎論禘昭公十五年 星孛大辰昭公九年 火始昏

見昭公十八年 梓慎望氛昭公二十年 梓慎對日

食昭公二十一年 梓慎論日食昭公二十四年 齊有彗

星昭公二十七年 史墨占日食昭公三十一年 楚雲如

赤烏哀公六年

呂公前論妖祥曰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禳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麗於上峙於下羣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應類乎類乎其天地萬

接者謂之怪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眾也水無怪之可語也夫災異亦怪也而其論不同以感應論之其言雖博大亦未能出洪範藩圍而脫術家窠臼何哉老子其政悶悶悶不明白貌遲緩也莊子恢恢有餘地恢博廣貌容受也包也史記貨殖傳注計然名研諺曰研桑

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反類肅而又暘謀寒哲燠晷儀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昆侖滂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盪而相侵迫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緯羅絡參錯四薄其應復為感其感復為應者互類也悶悶其遲恢恢其容形若踈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類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咎終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焉豪而析之縷而陳之雖合天下之人皆為研桑空涓濱之竹皆為籌筭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

東漢先生九丘十言

卷之三

心筭乘乘弘羊也

大體看徹所以為名儒

余則取第一說然為不預我事而漠然不問則又深非之蓋大而論之天地亦我家屋也家屋有變動亦家屋之常數耳然以為常數不加警慎則

一而已矣。千妍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本也。千殊萬別。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為說以攻之。曰星墮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眚變異之說

不免為粗暴痴漢。日食常數也。迅雷風烈常數也。古者雖推步分析。未精數有之之事。少者知者必知其為常數矣。而致敬者亦示警戒於家屋之變焉耳。眾說列舉。結束而後入吾說。故骨節不枚。鬆然其說則不免渺漠。多伐樹木。則旱魃為害。漫墾山麓。則山崩為災。是災異

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者。聖人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眚之來。修吾政省吾過。以敬天怒。可也。指其災謂由某事。修某事以應某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矣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汎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汎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其在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其在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其在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其在心。詎有蹙額

之生人為而源因之易見者也以此類推擴之則災異之源亦不難知亦不可不警然不可以語五行家從來拘焉者陷痴愚不拘焉者陷汗漫皆不可也善推步折氣源不為輕薄之行者庶幾免二者之弊才德兼備便能之左鄭伯始朝于楚

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阜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銖銖銖不紊，不亂。豈若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己而信歷象，舜不信己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歷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者，果足以知堯舜哉？

楚子賜鄭伯金宣公十年 ○趙姬請逆叔隗宣公十年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文公妻趙衰，趙姬固請逆，首與其母，以首為木，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縣之申。叔時曰：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楚子封陳宣公十年 晉使魯歸汶陽田宣公十年 鄭伯石辭卿襄公三年 楚復取魯大昭公七年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受。已奪者可予，已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為內子，復推以與叔隗，而身下之，已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為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產是以惡其為人，已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已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已奪者可予也。晉景公剖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已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予，知其不可復奪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乃復封陳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私焉曰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尚欲釋有愧為無愧豈可反使無愧為有愧乎吾尚欲平有怨為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為有怨乎王述之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伊尹之一介不以予人不察者固疑其吝也觀其辭受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廉而處王述以貪王述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愧超然居眾愧之外者王述一人而已矣觀其予奪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義而處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怨泰然居眾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故賢王述於後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楚子享昭公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說公以齊晉越欲此公懼及之

者貪王述於先者也聖伊尹於後者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非眾人所能識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悔予奪其可中悔乎予奪固不可中悔若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鞅之崇猶人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尚有說也彼楚成之金楚靈之弓淺心狹量拳拳於一物何其愈下耶世俗猶以鑄兵之盟遠啓疆之說為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禁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盟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之心也在楚失有用之實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計無拙於此矣魯侯懼遠

金弓得失計算不差
錙銖是文中心計之妙者

信哉一句為上下
闕換

明差別而後可能
合差別明輕重而
後可能一輕重然
已立物內則輕重
差別盡轉倒可與

啓疆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鄰之窺也懼楚靈之怒也不歷以全楚之威則區區兒戲之說豈足以動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蕞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疆之膝一屈而楚國之威索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眾人事耳聖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敝屣豈舜直輕天下如敝屣哉孟子特為挑應言之耳天下者挑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挑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

不可與之權衡唯
在物外者能運之

左邢人狄人伐衛
衛文公以國讓父
兄子弟及朝眾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眾不可而後師
于營婁狄師還晉
師盟衛侯于郭澤
晉人大辱之侯欲
殺晉患諸大夫次
于郊曰寡人辱社
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云云大衆大
夫乃叛晉叔孫舒

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邢人狄人伐衛 信公十年 ○衛叛晉 定公八年 公孫

文子拒衛侯 哀公二十六年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於牆鬪狼忿詈手足之歡無復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毆其兄為弟者忘向之怨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鬪鬪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勁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貫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

會越阜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輒公孫文子激眾拒之文子即彌牟也焦澹園曰談理真切

代宗以吐蕃入寇出奔陝州德宗以朱泚之亂出幸奉天

此機斷不可恃又不可妄用唯可養

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枯之小智藩之封繫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目不容瞬掣其桔決其藩千封萬繫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

之而已何故養之曰曰公私與不仁則所以消耗此機也此在僖公二十五年其因

楊用修曰天人二字正王伯之分

已若此况其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君兩用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以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充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之淫縱侈慢豈素附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邢狄之侵與晉之侮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遽自避位其已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

語語有感慨氣蓋
呂公有見乎南宋
此機之日格立而
然

左梁伯益其國而
不能實也命曰新
里秦取之遂成而
居之梁亡初梁伯
好土功亟城而弗
處民罷而弗堪則

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文靈動其機者不端詎至
是耶以入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
尚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匿邪於根決毒於
髓本原之地為所汨亂吾不知何時而能去也心不
受病受病則其狂不可制真不受偽受偽則其惡不
可除制心之狂除真之惡果終無術而不可解耶吁

秦取梁新里信公十一年梁亡信公十一年

觀治不若觀亂觀美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
而終不可亡者乃天理之真在也登唐虞之朝者舉
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
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以窺天理之真

曰其寇將至乃溝
公宮曰秦將襲我
民懼而潰秦遂取
梁

就無中看出有是
觀察良法全亦嘗
以為盜賊不假善
名不能行盜盜賊
不假善名不能行
姦然則善者天下

在哉至於居亂世遇惡人所見者莫匪橫逆所聞者
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孑遺矣然橫
逆詖淫之中天理間發時見一斑豈非是理之真在
歟我生不有命在天紂之所以拒祖伊也人皆知其
託辭也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
口哉何適而無道跖之所以答其徒也人皆知其託
辭也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跖之口
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
道噫不知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善觀理者
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無故勞民底
於滅亡議者莫不指罔民以寇自致駭潰定梁伯之

之大木惡亦非其
則不能自立也

汪伯玉曰機勢跌宕

罪是則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
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為梁伯之良心世
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歸之智信未有
敢以詐為良心者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
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為是
乎自以為非乎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以某寇將
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以為
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
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
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吾是以知天理常在人心欲中
未嘗須臾離也梁伯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孰導之

鍾伯敬曰得循循
誘人意

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
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
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梁伯一慊方生而遽繼之以詐是猶墮雪霜以摧始
萌之草羣鷹隼以擊未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
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
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
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
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
心之不繼

唐荆川曰文有理
趣而語句灑脫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三終

明治十二年五月六日版權免許

評註并
訓點者

東京

岡山縣士族

阪谷素

東京小石川區春日町
四十九番地

出版人

東京

東京府平民

坂上半七

同 日本橋區吳服町
十二番地

同

同

吉川半七

同 京橋區南傳馬町
一丁目十二番地



明治十二年五月六日

大阪

發

出題人

西京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佐々木總四郎

片野東四郎

内藤傳右衛門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行

附録

東京

甲府

名護屋

書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水野慶次郎

山口藤兵衛

須原鐵二

東生龜次郎

長野龜七

肆

